



祖国，我是你的一片叶子

卢恩俊(江苏)

我敬仰每一棵树
我深爱着每一片叶子
我写过无数赞美的诗句
我把叶子的爱写在心里
血脉一如叶脉交织
祖国，我是你的一片叶子

我敬仰每一棵树
我爱她一朵朵娇媚的花朵
我爱她一串串丰硕的果实
我把叶子的爱融进血液里
在幸福的枝头舞蹈歌唱
祖国，我是你的一片叶子

我敬仰着每一棵树
我为花朵传递情愫的手掌
我为大树拍响翅翼的手掌
我心痛那一片片不知疲倦的摇晃
即使落下，也抱紧跋涉的根
为向上的新绿积蓄力量
祖国，我是你的一片叶子

一个铿锵有力的名字

曹建龙(湖南)

有一个名字
叫起来铿锵有力
写起来方方正正

有一个名字
披荆斩棘
穿越风雨
拨开云雾见晴天

有一个名字
像阳光一样温暖
像钢铁一样坚韧
像大海一样宽广

有一个名字
充满爱
爱和平，爱安定，爱文明
爱繁荣富强，爱独立自主
令世界人民赞叹，铭记，敬仰

有一个名字，系着五十六个民族
系着广袤的土地
系着五星红旗
这一个名字，就叫中国

我在这个名字里安家
一生，一个旋律
在祖国的大地上
唱响，跳动

无论在哪里
我都是一颗中国之心
那心像钻石一样
坚不可摧

70年风雨|70首诗

《70年风雨70首诗》 结栏语

2019年，新中国迎来了她的70岁生日。在这70年间，中华大地上发生了沧桑巨变，以此为背景，本报于今年4月推出了“70年风雨70首诗”栏目。该诗歌栏目的推出，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积极支持，截至今日，投稿邮箱收到的作品不计其数，这些作品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的艰辛路程和伟大成就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抒情与讴歌，对映射当代社会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70年风雨70首诗”栏目在今日正式结栏了，感谢读者赐稿，今后本报还将一如既往地讴歌伟大祖国，展现社会进步，敬请关注。

温暖的火塘

梁永刚(河南)

一晃，我已离开故乡进城工作二十年了。
生活在钢筋水泥的“都市城堡”之中，我时常怀念乡间那些朴素的事物，譬如那个暖烘烘的火塘，就总是在不经意间撞开我的记忆之门，引发无限的情思。

昔日的乡间，冬天没有取暖设备，四壁透风的土屋冷得犹如冰窖，烤火是农人们最为常见的驱寒方式。寻常人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位居第一，足以证明它的显赫地位。乡间烤火取暖有明火和死火之分，玉米秆、芝麻秆、麦秸秆等燃起的火为明火，树疙瘩、树枝烧的火则为死火。平日里烤火多用的是死火，滋滋冒烟却看不到火苗儿，火炭暗藏于炭灰之中。人们自然知道明火的温度更高一些，只是那样烤火太浪费，院里的那一垛柴，还要供一个冬天生火做饭呢。

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日子，不适合户外活动，农人们憋在家里无聊，于是便相互走动串门儿来排遣单调乏味的生活。那时候，各家各户的条件都不宽绰，不过，憨厚实诚的乡下人自有待客之道，看见有人推开虚掩的木门进屋了，正在烤火的主人赶紧站起来招呼来人，手里拉过一个木墩儿，说：“外头冷得很，赶紧坐下来烤烤火。”乡谚说，“三九二十七，见火亲如蜜”，大人们围坐在火塘前烤火聊天，东街柿子西街梨，南坑蛤蟆北坑鱼，扯不完的闲话，道不尽的乡情，孩子们却一点儿也不安生，偷偷从灶房里拽出来一把粉条，趁大人不备，抽出一根揣到火塘里，随着“滋啦”一声脆响，纤细的粉条顿时膨胀了起来，孩子们也顾不上烫，赶紧往嘴里填，惹得大人们一阵哄笑。老人们也爱串门儿，更爱说故事，一肚子故事怎么讲也讲不完，鸡毛蒜皮的寻常小事也能编成段子上说半天。往往是老人一开讲，疯跑的孩子就安静了下来，一个个地托着腮，仰着脸，眼也不眨地仔细听。讲到关键处，老人还会故

意卖个关子，将斑驳的烟袋锅在鞋底子上“咣咣”地磕几下，再装上一锅烟叶，点上火不紧不慢地吸上一口，活似神仙。被故事情节深深吸引的孩子们一看这架势都急了，一个劲地催促：“咋停了？接着讲嘛！”

数九寒冬时节，母亲还经常熬夜在火塘边为我烘干打湿了的棉衣棉鞋。乡下孩童白天在冰天雪地里疯跑玩耍，到了晚上，棉袄棉裤甚至棉鞋里面都是湿漉漉的。那个时候，大多数的孩子都只有一套棉衣棉鞋，如果不连夜烤干，第二天就没有干爽衣服可穿了。等疯玩了一天的孩子在夜里钻进被窝，做母亲的就要用手撑着孩子

的湿衣湿鞋在火塘上烘烤，不一会儿，满屋子都弥漫着雾腾腾的热气，还夹杂着一股汗味。早上起床时，我在被窝里蜷缩着光溜溜的身子，嫌外面太冷，又嫌衣服冰凉，找各种理由迟迟不起。此时，母亲就会把我的衣服凑到火塘前烤一会儿，驱一驱凉气，然后冲着被窝里的我嗔怪道：“再不起来，日头就要晒屁股了。”我一骨碌从被窝里折起身，趁着暖和劲儿赶紧把衣服穿上。漫长的寒冬里，农家的火塘宛如冬日暖阳，温暖了一个又一个庸常的日子，让一家老小在岁月的寒凉中感受到融融的幸福亲情，以及世代相传的亲切乡情。

雪日子

张金刚(河北)

“冬雪雪冬小大寒”。我是迎着哈人的寒风，默诵着节气歌，眼巴巴地盼着冬雪到来的。想来那日子就清雅逍遥，让人甚是欢喜。冬愈深，天愈寒，我的心情愈急，总恨不得第二天早上一拉开窗帘，眼前便是白茫茫的一片雪。

雪，最好是在傍晚掌灯时开始飘扬最妙。当冬夜如墨般开始晕染，雪花凌空旋舞，飞落人间，朦胧了城市，朦胧了乡村，朦胧了人迹罕至的山野湖河。因盼了太久，我愿唤这来迟的精灵一声“姗姗”，这才是冬天该有的情致——雪夜，充满了想像，催生了丰盈的雪梦。

黎明时分，从梦中醒来，窗外有早起学童们欢悦的叽喳声渐渐密集，下雪了！雪日子来了，真好，雪梦成真了。

雪，最是抢眼，随便用双手搭个取景框，便是一幅绝美的画面。我既喜“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阔，也喜“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柔润，将自己裹成“面包”在雪地里缓缓而行，我用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去咏叹雪后的细碎诗意。

那两尊蹲了百年的石狮子，今日又迎新雪，它们静默无语，与岁月相守不老；一个个红彤彤的柿子顶着雪帽在枝头招摇，与远处的莽莽群山相映成趣；被雪压弯的松柏蓄势待发，仿佛随时会如狗儿般抖落积雪……回头看，那一串我留下的脚印，又迎来了络绎不绝的行人。

童年时代的游戏与快乐，被雪日子一一唤醒。堆雪人绝对是保留项目，房前屋后街巷里，滚雪成球，掬球成人，插笤帚为手，塞萝卜为鼻，点煤渣为眼，盖水桶为帽，一个活脱脱的雪人静静地等待大人们点赞。雪地扣鸟也是极好的，被雪夺了粮草的鸟雀这时最为慌张，奔着我们撒的米豆就去。扫雪、撒粮、支筐、扯线、观鸟、拉线、扣住、抓鸟，这一串流畅的动作都是哥哥教的，而那些被抓住又放归天空的小鸟，如信使般穿越时空，与今日的我重逢。打雪仗、滑雪坡、放雪炮、摇雪树……雪日子里，所有人都忘了年龄成了孩子。

因雪封路，生活忽然闲适了几分。一个人窝在温暖的房间里，做些小事以赋闲情，才不负这飞雪时光。若在农村，定与火炉靠得最近，将炉火捅得旺旺的，静待壶中的水沸腾鸣响哨哨，然后炖一锅菜、熬一锅粥、蒸一锅馍，静等外出的家人归来。红薯、土豆、花生、馒头片儿、南瓜籽儿，那些围炉烤着的零食既暖胃又称心，如若再配一首悠然的曲子，泡一杯清淡的香茗，读几段走心的文字，那真是人间最好的时光，妙到无法形容。

独乐，情趣盎然；邀宴，亦是酣然。清酒配雪花，能饮一杯无？和朋友们毫无顾虑地欣然而聚，吃啥并不重要。寻一家临街餐馆，挑靠紧落地窗的座位坐下，涮顿火锅最是应景。窗外雪花飞舞，行人寥寥；馆内鲜汤翻滚，食客熙攘。这一寒一热，一静一闹，将雪中宴的气氛烘至酣浓。你夹起牛肉羊肉、菠菜茼蒿、豆腐粉条、面条水饺下锅，我就着天下新闻、坊间段子、陈年轶事，彼此揶事开涮，提箸举杯间，朋友将美味、真情皆涮在锅里，融入心底。

雪停，初霁。人们三五成群地组织扫雪，嘻嘻哈哈地扫出黑黝黝的路面，笑着车流穿梭。雪怯怯地在暖阳里羞涩退场，白天顺瓦口滴落，夜间沿屋檐凝冰，反反复复。大地由一派素净，到一滩泥泞，再至干燥如初，只留下背阴处的一点儿积雪，提醒着人们大雪曾经来过。

雪日子是大自然的恩赐，在渴盼雪日子、乐享雪日子的时光中，人们一天天地迈向并不遥远的下一个春天。



风摇一树金

汤青(安徽)

舍利塔在运河岸，风吹钟铃鸣。

沿塔而上，登高望远，但见运河如带，翠堤蜿蜒，一座“白墙黑瓦马头墙、小桥流水幽古巷”的运河名城呈现眼前。

风鸣过耳，曾经的辉煌，曾经的荣光，像一张老式唱片，背景音乐摹拟风行水上的步子，送来隋风唐韵、明清诗意的厚重气味。

公元1289年，上接济宁境内济州河、下通临清境内卫河的运河河道开通，取名“会通河”。鲁西平原一个小小的村庄——临清凭借大运河漕运兴盛的东风，迅速崛起，铸就了数百年的繁华与富庶。

风从摇曳的波光上漫上来，透过塔门洞，坚硬有声，宛如“漂”在运河上的贡砖，在波澜中轻轻碰撞。

运河淤积的土质，俗称“莲花土”，细腻无杂质，用这种土烧出的砖，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茁壮，不碱不蚀。明清两代皇家指定临清砖为贡砖，岁征城砖百万。“秋槐月落银河晓，清渊土里飞枯草。劫灰助尽林泉空，官窑万垛青烟袅。”数百座砖窑，分布会通河沿岸，范围达三四十公里。数万名脸膛发红、脊背闪亮的鲁西北汉子，在“临清的贡砖，北京的城，紫禁城上有临清”的民谣声中，采土、和泥，烧窑。贡砖通过运河“漂”到

了北京的皇宫、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九门城楼、钟鼓楼、文庙以及王府邸。

伫立在塔的顶层，有锣鼓和京胡的声音，顺着风，隐隐约约从城中传来，我不由地唱一句：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纷纷……

乾隆年间，徽班进京，溯运河而上，走到了“富庶甲齐郡”“繁华压两京”的临清。见运河上舳舻相接、橹桅高耸、白帆点点、百里不绝；运河两岸商贸云集，货堆如山，店铺林立；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各种店铺鳞次栉比；街道上乘骑、轿夫、挑夫、商贩等各色人，熙熙攘攘。徽班决定在此驻足，等

演红了再进京，从次，临清人有了“宁舍十亩地、不舍一出戏”的佳话。临清人懂京剧的多、票友组织多、京剧名票多，外地名角来临清演出的也多。如今，不管是在公园广场还是茶座树林，无论耄耋老人还是垂髫儿童，很多人都能伴着抑扬顿挫的弦索胡琴，来上一段有板有眼的京剧唱腔。

夕阳西下，晚风中飘着炊烟，把家家户户户汤的味道，送到我的味蕾上。傍河而生的临清人爱水，在宴请宾客时，总要备上“几点水”。“几点水”是汤的代名词，“水”越多，表明酒席的档次越高。运河不仅带来了五方杂处的百姓，也造就了包容深厚的民

风，四海风俗汇聚，形成了临清特殊的饮食习惯和文化积淀。北方的京津菜系、山东的鲁菜、南方的淮扬菜、粤菜，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在这里汇集沟通。临清人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历经数百年，造就了“临清汤”这朵饮食奇葩。临清汤，百样选料、百法烹调、百种味道、百方滋补。品之初淡而渐浓，乍薄而转厚，余味无穷。有“太极宏运汤”“玉露双白汤”“天地一家春汤”“秀才双清汤”“陈三两疙瘩汤”等，可谓品种繁多、一汤一味。

舍利塔上听风吟，在风中，我觉得我的心与运河一同脉动，我的呼吸与运河的呼吸合二为一。